# 魏書/卷9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列傳列女第八十

魏書卷九十三
列傳恩倖第八十一
作者：魏收　北齊

列傳閹官第八十二

王叡　王仲興　寇猛　趙脩　茹皓　趙邕　侯剛　鄭儼　徐紇

夫令色巧言，矯情飾貌，邀眄睞之利，射咳唾之私，此蓋苟進之常也。故甚者刑身淪子，其次舐痔嘗癰，況乃散金秦貨，輸錢漢爵，又何怪哉？若夫地窮尊貴，嗜欲所攻，聖達其猶病諸，中庸固不能免。男女性態，其揆斯一，二代之亡，皆是物也。據天下之圖，持海內之命，顧指如意，高下在心，此乃夏桀、殷紂喪二邦，秦母、呂雉穢兩國也。魏世，王叡幸太和之初，鄭儼寵孝昌之季，主幼於前，君稚於後，乘間宣淫，殆無忌畏，樹列朋黨，蔽塞天聰。高祖明聖外彰，人神繫仰，御之有術，宗社弗墜。肅宗不言垂拱，潛濟罕方，六合淆然，至於隕覆。且承顏色，竊光寵，勢等秋風，氣同夏日，亦何世而不有哉？此周旦所以誡其朋，詩人是為疾羣小也。太宗時，王、車之徒，雖云幸念，皆宣力夷險，誠效兼存，未如趙脩等出於近習趨走之地，坐擅威刑，勢傾都鄙，得之非道，君子所以賤之。書其變態，備禍福之由焉。

王叡

王叡，字洛誠，自云太原晉陽人也。六世祖橫，張軌參軍。晉亂，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。父橋，字法生，解天文卜筮。涼州平，入京，家貧，以術自給。歷仕終於侍御中散。天

安初卒，贈平遠將軍、涼州刺史、顯美侯，諡曰敬。

叡少傳父業，而姿貌偉麗。恭宗之在東宮，見而奇之。興安初，擢為太卜中散，稍遷為令，領太史。承明元年，文明太后臨朝，叡因緣見幸，超遷給事中。俄而為散騎常侍、侍中、吏部尚書，賜爵太原公。於是內參機密，外豫政事，愛寵日隆，朝士懾憚焉。太和二年，高祖及文明太后率百僚與諸方客臨虎圈，有逸虎登門閣道，幾至御座。左右侍御皆驚靡，叡獨執戟禦之，虎乃退去，故親任轉重。三年春，詔叡與東陽王丕同入八議，永受復除。四年，遷尚書令，封爵中山王，加鎮東大將軍。置王官二十二人，中書侍郎鄭羲為傅，郎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。又拜叡妻丁氏為妃。及沙門法秀謀逆，事發，多所牽引。叡曰：「與其殺不辜，寧赦有罪。宜梟斬首惡，餘從疑赦，不亦善乎？」高祖從之，得免者千餘人。

叡出入帷幄，太后密賜珍玩繒綵，人莫能知，率常以夜帷車載往，閹官防致，前後巨萬，不可勝數，加以田園、奴婢、牛馬、雜畜，並盡良美。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錫，外示不私，所費又以萬計。及疾病，高祖、太后每親視疾，侍官省問，相望於道。及疾篤，上疏曰：

臣聞忠於事君者，節義著於臨終；孝於奉親者，淳誠表於垂沒。故孔明卒軍，不忘全蜀之計；曾參疾甚，情存善言之益。雖則庸昧，敢忘景行。臣荷天地覆載之恩，蒙大造生成之德，漸風訓於華年，服道教於弱冠。濯纓清朝，垂周三紀，受先帝非分之眷，叨陛下殊常之寵。遂乃齊跡功舊，內侍幃幄，爵列諸王，位班上等，從容聞道，與知國政。誠思竭盡力命，以報所受，不謂事與心違，忽嬰重疾。每屈輿駕親臨問之，榮洽生平，惠流身後，犬馬之誠，銜佩罔極。今所病遂篤，慮必不起，延首闕庭，鯁戀終日。仰恃皇造宿眷之隆，敢陳愚昧管窺之見。

臣聞為治之要，其略有五：一者慎刑罰，二者任賢能，三者親忠信，四者遠讒佞，五者行黜陟。夫刑罰明則姦宄息，賢能用則功績著，親忠信則視聽審，遠讒佞則疑間絕，黜陟行則貪叨改。是以欽恤惟刑，載在唐典；知人則哲，唯帝所難。周書垂好德之文，漢史列防姦之論，考省幽明，先王大典。又八表既廣，遠近事殊，撫荒裔宜待之以寬信，綏華甸宜惠之以明簡。哀恤孤獨，賑施困窮，錄功舊，赦小罪，輕徭役，薄賦斂，修福業，禁淫祀。願聽政餘暇，賜垂覽察。使子囊之誠，重申於當世；將墜之志，獲用於明時。

薨，時年四十八。高祖、文明太后親臨哀慟，賜溫明祕器，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。贈衞大將軍、太宰、并州牧，謚曰宣王。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，將葬於城東，高祖登城樓以望之。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。乃詔為叡立祀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，起廟以時祭薦，并立碑銘，置守祀五家。又詔褒叡，圖其捍虎狀於諸殿，命高允為之讚。京都士女謟稱叡美，造新聲而絃歌之，名曰中山王樂。詔班樂府，合樂奏之。

初叡女妻李沖兄子延賓，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。女之將行也，先入宮中，其禮略如公主、王女之儀。太后親御太華殿，寢其女於別帳，叡與張祐侍坐，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下。及車引，太后送過中路。時人竊謂天子、太后嫁女。叡之葬也，假親姻義舊，衰絰縞冠送喪者千餘人，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，時謂之義孝。叡既貴，乃言家本太原晉陽，遂移屬焉，故其兄弟封爵移以并州郡縣。薨後，重贈叡父橋侍中、征西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、儀同三司、武威王，謚曰定，追策叡母賈氏為妃，立碑於墓左。父子並葬城東，相去里餘，遷洛後，更徙葬太原晉陽。

子襲，字元孫。年十四，以父任擢為中散，仍總中部。叡薨，高祖詔襲代領都曹，為尚書令，領吏部曹、中部，如其品職，依典承襲。文明太后令曰：「都曹尚書曹百僚之首，[1]民所具瞻。襲年少，智思未周，其都曹尚書令可權記，使閑習政事，後用不晚。」終太后世，寵念如初。襲王爵，例降為公。太后崩後，襲仍在高祖左右，然禮遇稍薄，不復關與時事。久之，出為鎮西將軍、秦州刺史，又轉并州刺史。十七年，輿駕詣洛，路幸其治，供帳粗辦，境內清靜，高祖頗嘉之。而民庶多為立銘，置于大路，虛相稱美，或曰襲所教也。高祖聞而問之，對不以實，因是面被責讓。尚書奏免其官，詔唯降號二等。二十年，以事為中尉所糾，會赦免，語在常景傳。[2]景明二年卒，贈平南將軍、豫州刺史，謚曰質。

子忻，襲爵，為太尉、汝南王悅記室參軍。建義初，河陰遇害，贈散騎常侍、安北將軍、肆州刺史，謚曰穆。

子子暄，襲爵。武定末，齊州驃騎府功曹參軍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忻弟誕，字永安。龍驤將軍、正平太守。亦於河陰遇害，贈撫軍將軍、并州刺史。

子希雲，舉秀才，早亡。

誕弟殖，字永興。司空城局參軍。

子祖幹，司徒行參軍，并州刺史。

殖弟永業，司空參軍事。

襲弟椿，字元壽。少以父任拜祕書中散，尋以父憂去職。後除羽林監、謁者僕射，母喪解任。正始初，拜中散，出為太原太守，加鎮遠將軍，坐事免。椿僮僕千餘，園宅華廣，聲妓自適，無乏於時。或有勸椿仕者，椿笑而不答。雅有巧思，凡所營製，可為後法。由是正光中，元叉將營明堂、辟雍，欲徵椿為將作大匠，椿聞而以疾固辭。

孝昌中，尒朱榮既據并肆，以汾州胡逆，表加椿征虜將軍、都督，慰勞汾胡。汾胡與椿比州，服其聲望，所在降下。事寧，授右將軍、太原太守。以預立莊帝之勞，封遼陽縣開國子，食邑三百戶，尋轉封真定縣開國侯，食邑七百戶。除持節、本將軍、華州刺史。尋轉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殷州刺史。元曄立，除都官尚書，固辭不拜。永熙中，行冀州事。尋除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車騎將軍、瀛州刺史。

時有風雹之變，詔書廣訪讜言，椿乃上疏曰：「伏奉詔書，以風雹厲威，上動天睠，訪讜辭於百辟，詔輿誦於四海。宸衷懇切，備在絲綸，祗承兢感，心焉靡厝。伏惟陛下啟籙應期，馭育萬物，承綴旒之艱運，纂纖絲之危緒，忘餐日昃，求衣未明，俾上帝下臨，愍茲荼蓼，永濟溝壑。而滄浪降戾，作害中秋。上帝照臨，義不虛變。竊惟風為號令，皇天所以示威；雹者氣激，陰陽有所交諍。殆行令殊節，舒急失中之所致也。昔澍雨千里，實緣教祀之誠；炎精三舍，寧非善言之力。讜不空發，徵豈謬應，誰謂蓋高，實符人事。伏願陛下留心曲覽，垂神遠察，禮賢登士，博舉審官，擢申滯怨，振窮省役。使夫滋水沒川之彥，[3]畢居朝右；儀表丹青之位，未或虛加。圜土絕五毒之民，揆日息千門之費。巖巖廊署，無不遇之士；忪忪惸獨，荷酒帛之恩。則物見昭蘇，人知休泰，徐奏薰風之曲，無論鴻雁之歌，豈不天人幸甚，鬼神咸扑？」

椿性嚴察，下不容姦，所在吏民，畏之重足。天平末，更滿還鄉。初椿於宅構起廳事，極為高壯。時人忽云：「此乃太原王宅，豈是王太原宅。」椿往為本郡，世皆呼為王太原。未幾，尒朱榮居椿之宅，榮封太原王焉。至於齊獻武王之居晉陽，霸朝所在，人士輻湊。椿禮敬親知，多所拯接。後以老病，遂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。興和二年春卒，時年六十二。贈使持節、都督冀瀛二州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尚書左僕射、太尉公、

冀州刺史，諡曰文恭。及葬，齊獻武王親自弔送。

椿妻鉅鹿魏悅之次女，明達有遠操，多識往行前言。隨夫在華州，兄子建在洛遇患，聞而星夜馳赴，膚容虧損，親類歎尚之。尒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。永安中，詔以為南和縣君。內足於財，不以華飾為意。撫兄子收情同己子，存拯親類，所在周洽。椿名位終始，魏有力焉。元象中卒，贈鉅鹿郡君。椿無子，以兄孫叔明為後。

叔明，太尉參軍事、儀同開府祭酒。死於晉陽，無子，以弟子暄子為後。

叡弟諶，字厚誠。為給事中、安南將軍、祠部尚書，賜爵上黨公。加散騎常侍，領太史事。例降為侯。遷太常卿。出為持節、安東將軍、兗州刺史。還，除光祿大夫，卒於官。贈帛五十匹。

子翔，字元鳳。少以聰敏循良，詔充內侍。自太和初，與李沖等奏決庶事，迄于十六年，賞賜前後累千萬。是時政事多決於文明太后，后好細察，而翔恭謹慎密，甚被知任。遷洛，兼給事黃門侍郎、尚書左丞。襲爵，遷輔國將軍、太府少卿。出為濟州刺史。卒，贈大將軍、肆州刺史。

子超，襲。超，字和善。奉朝請、并州治中。超愛好人物，輕財重義。性豪華，能自奉養，每食必窮水陸之味。年三十四卒。

子景覽，襲。武定中，衞將軍、右光祿大夫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景覽弟景招，開府集曹參軍。

超弟穆，字思泰。元象中，上黨太守。卒。

穆弟綽，字思和，員外散騎侍郎。上黨王天穆以為北道行臺郎中。尒朱榮代天穆為大行臺，仍為吏部郎。以預奉莊帝之勳，封猗氏縣開國侯，邑五百戶。永安末，除征西將軍、幽州刺史，不之任。元曄立，轉除驃騎大將軍、并州刺史。興和中卒。

綽弟爽，司徒中兵參軍。

諶弟魏誠，為東宮學生，拜給事中，賜爵中都侯，加龍驤將軍。卒，贈安南將軍、冀州刺史，諡曰恭。

子靜，字元安，少有公幹。拜中散，襲爵，例降為伯。除員外郎、羽林監、兼尚書郎。以明法除廷尉評。轉游擊將軍，加冠軍將軍、岐州刺史。趙郡王謐虐害，城民怨叛，詔靜以驛慰喻，咸即降下。以奉使稱旨，賜帛五百匹。除趙郡太守，以母老固辭不拜。又授征虜將軍、廷尉少卿，有當官之稱。坐公事左遷中散大夫，以母憂去職。孝昌初，詔兼廷尉卿，尋行定州事，並固辭不起。二年夏，除長兼廷尉卿，尋行定州事。至冬病卒，年五十七。贈撫軍將軍、并州刺史，諡曰貞。無子，以從子伯豫為後。

伯豫，襲爵。武定中，冀州開府錄事參軍。齊受禪，例降。

魏誠弟亮，字平誠。承明初，擢為中散。告沙門法秀反，遷冠軍將軍，賜爵永寧侯，加給事中。出為安西將軍、泰州刺史。後轉陝州刺史，坐事免。卒於家。
亮子洪壽，早卒。

子元景，正光中許復先爵，降為伯。卒，無子。

洪壽弟嶷，字安壽。除奉朝請，稍遷中散大夫。以疾歸鄉里，遂移居上黨。年七十一卒。

子夷，字景預。有文才，少工詩詠，知名於世。未官而卒。

叡叔隆保，冠軍將軍、姑臧侯。卒，追贈安東將軍、并州刺史，鉅鹿公，諡曰靖。

王仲興

王仲興，趙郡南欒人也。[4]父天德，起自細微，至殿中尚書。仲興幼而端謹，以父任早給事左右。太和中，殿內侍御中散、武騎侍郎、給事中。出入禁內十餘年，轉冗從僕射，猶參密近，為齋帥。[5]從駕征新野有功，除折衝將軍、屯騎校尉。又命率千餘騎破賊於鄧城。除振威將軍、越騎校尉，賜帛千匹。

高祖於馬圈，自不豫、大漸迄於崩，仲興頗預侍護。達魯陽，世宗即位，轉左中郎將，仍齋帥。及帝親政，與趙脩並見寵任，遷光祿大夫，領武衛將軍。仲興雖與脩並，而畏

慎自退，不若脩之倨傲無禮。咸陽王禧之出奔也，當時上下微為駭震。世宗於乾脯山追仲興馳入金墉城安慰。後與領軍于勁共參機要，因自理馬圈侍疾及入金墉之功，乞同元賞，遂封上黨郡開國公，食邑二千戶。自拜武衛及受封之日，車駕每臨饗其宅。世宗游幸，仲興常侍從，不離左右，外事得徑以聞，百僚亦聳體而承望焉。兄可久，以仲興故自散爵為徐州征虜府長史，帶彭城太守。仲興世居趙郡，自以寒微，云舊出京兆霸城，故為雍州大中正。

尚書後以仲興開國公，賞報過優。北海王詳嘗面啟奏請降減，事久不決。可久在徐州，恃仲興寵勢，輕侮司馬、梁郡太守李長壽，遂至忿諍。彭城諸沙門共相和解，未幾，復有所競。可久乃令僮僕邀毆長壽，遂折其脅。州以表聞。北海王詳因百僚朝集，厲色大言曰：「徐州名藩，先帝所重，朝廷云何簡用上佐，遂令致此紛紜，以徹荒外，豈不為國醜辱也！」眾亦莫有應者。仲興是後漸疏，不得徑入左右。世宗乃下詔奪其封邑，出除平北將軍、并州刺史。卒，贈安東將軍、青州刺史。

寇猛

寇猛，上谷人也。祖父平城。猛少以姿幹充虎賁，稍遷羽林中郎。從高祖征南陽，以擊賊不進免官。世宗踐位，復敍用，愛其膂力，置之左右，為千牛備身，歷轉遂至武衛將軍。出入禁中，無所拘忌。自以上谷寇氏，得補燕州大中正，而不能甄別士庶也。家漸富侈，宅宇高華，妾隸充溢。微榮弟姪，然不及茹皓、仲興也。卒，贈平北將軍、燕州刺史。

趙脩

趙脩，字景業，趙郡房子人。父惠安，後名謐，都曹史，積勞補陽武令。脩貴，追贈威烈將軍、本郡太守，及葬，復贈龍驤將軍、定州刺史。脩本給事東宮，為白衣左右，頗有膂力。世宗踐阼，仍充禁侍，愛遇日隆。然天性闇塞，不閑書疏，是故不參文墨。世宗親政，旬月之間，頻有轉授，歷員外通直散騎常侍、鎮東將軍、光祿卿。每受除設宴，世宗親幸其宅，諸王公卿士百僚悉從，世宗親見其母。脩能劇飲，至於逼勸觴爵，雖北海王詳、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，必致困亂。每適郊廟，脩常驂陪。出入華林，恒乘馬至于禁內。咸陽王禧誅，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。

脩之葬父也，百僚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，酒犢祭奠之具，填塞門街。於京師為制碑銘，

石獸、石柱皆發民車牛，傳致本縣。財用之費，悉自公家。凶吉車乘將百兩，道路供給，亦皆出官。時將馬射，世宗留脩過之。帝如射宮，脩又驂乘，輅車旒竿觸東門而折。脩恐不逮葬日，驛赴窆期，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十人。脩道路嬉戲，殆無戚容，或與賓客姦掠婦女裸觀，從者嚾　　喧譁，詬詈無節，莫不畏而惡之。是年，又為脩廣增宅舍，多所并兼，洞門高堂，房廡周博，崇麗擬於諸王。其四面隣居，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，越次出補長史、大郡。

脩起自賤伍，暴致富貴，奢傲無禮，物情所疾。因其在外，左右或諷糾其罪。自其葬父還也，舊寵小薄。初，王顯祗附於脩，後因忿鬩，密伺其過，規陷戮之，而脩過短，都不悛防。顯積其前後愆咎，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　　謀匿玉印事。高肇、甄琛等構成其罪，乃密以聞。始琛及李憑等曲事於脩，[6]無所不至，懼相連及，爭共糾摘，助攻治之。遂乃詔曰：「小人難育、朽棘不彫，長惡不悛，豈容撫養。散騎常侍、鎮東將軍、領扈左右趙脩，昔在東朝，選充臺皂，幼所經見，長難遺之。故纂業之初，仍引西禁。雖地微器陋，非所宜採；然識早念生，遂陞名級。自蒙洗濯，兇昏日甚，驟佞荐驕，恩加輕慢。不識人倫之體，不悟深淺之方，陵獵王侯，輕觸卿相，門賓巷士，拜叩不接，囂氣豪心，仍懷鄙塞。比聽葬父，侈暴繼聞。居京造宅，殘虐徒旅。又廣張形勢，妄生矯託，與雍州人趙僧　　等陰相傳納，許受玉印。不軌不物，日月滋甚。朕猶愍其宿隸，每加覆護，而擅威弄勢，侏張不已。法家耳目，並求憲網，雖欲捨之，辟實難爽。然楚履既墜，江君徘徊；鍾牛一聲，東向改鬻。脩雖小人，承侍在昔，極辟之奏，欲加未忍。可鞭之一百，徙敦煌為兵。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。所親在內者悉令出禁。朕昧於處物，育茲豺虎，顧尋往謬，有愧臣民，便可時敕申沒，以謝朝野。」

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樗蒲，籌未及畢，而羽林數人相續而至，稱詔呼之。脩驚起隨出，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。琛與顯監決其罰，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，占令必死。旨決百鞭，其實三百。脩素肥壯，腰背博碩，堪忍楚毒，了不轉動。鞭訖，即召驛馬，促之令發。出城西門，不自勝舉，縛置鞍中，急驅馳之。其母妻追隨，不得與語。行八十里乃死。初于后之入，脩之力也。脩死後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，經恤其家，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，悉棄絕之，示己之疏遠焉。

茹皓

茹皓，字禽奇，舊吳人也。父讓之，本名要，隨劉駿巴陵王休若為將，至彭城。是時南土飢亂，遂寓居淮陽上黨。皓年十五六，為縣金曹吏，有姿貌，謹惠。南徐州刺史沈陵

見而善之，自隨入洛陽，舉充高祖白衣左右。

世宗踐祚，皓侍直禁中，稍被寵接。世宗嘗拜山陵，路中欲引與同車，皓奮衣將昇，黃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。及世宗親政，皓眷賚日隆。又以馬圈之勞，當擬補員外將軍。時趙脩亦被幸，妬害之，求出皓為外守。皓亦慮見危禍，不樂內官，遂超授濮陽太守，加厲威將軍。其父因皓訟理舊勳，先除兗州陽平太守，賜以子爵。父子剖符名邦，郡境相接，皓忻然於去內，不以疏外為戚。及趙脩等敗，竟獲全免。雖起微細，為守乃清簡寡事。世宗幸鄴講武，皓啟求朝趨，解郡，授左中郎將，領直閤。寵待如前。皓既官達，自云本出雁門，雁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，請為肆州大中正。府、省以聞，詔特依許。遷驃騎將軍，領華林諸作。皓性微工巧，多所興立。為山於天淵池西，採掘北邙及南山佳石。徙竹汝潁，羅蒔其間；經構樓館，列於上下。樹草栽木，頗有野致。世宗心悅之，以時臨幸。遷冠軍將軍、仍驍騎將軍。

皓貴寵日升，關與政事。太傅、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附之。皓弟年尚二十，擢補員外郎。皓娶僕射高肇從妹，於世宗為從母。迎納之日，詳親詣之，禮以馬物。皓又為弟聘安豐王延明妹，延明恥非舊流，不許。詳勸強之云：「欲覓官職，如何不與茹皓婚姻也？」延明乃從焉。皓頗敏慧，折節下人。而潛自經營，陰有納受，貨產盈積。起宅宮西，朝貴弗之及也。是時世宗雖親萬務，皓率常居內，留宿不還，傳可門下奏事。未幾，轉光祿少卿，意殊不已，方欲陳馬圈從先帝之勞，更希進舉。

初，脩、皓之寵，北海王詳皆附納之。又直閤將軍劉胄本為詳所薦，常感詳恩，密相承望，並共來往。高肇素疾諸王，常規陷害，既知詳與皓等交關相昵，乃構之世宗，云皓等將有異謀。世宗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、胄、常季賢、陳掃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，即日執皓等皆詣南臺。翌日，奏處罪，其晚就家殺之。皓妻被髮出堂，哭而迎皓。皓徑入哭別，食椒而死。

皓子懷朗，仕至南青州刺史。興和初，以罪賜死，子姪徙邊。

胄，字元孫，河間人。始為北海王詳所舉。六輔時，出守本郡，與皓俱赴鄴宮講武，亦自乞留。至洛，久不敘用。詳又為啟，晚乃拜將軍直閤。

季賢起於主馬，世宗初好騎乘，因是獲寵。位至殿中將軍、司藥丞，仍主廐閑。與茹皓通知庶事，勢望漸隆。引其兄為朝請、直寢，娶武昌王鑒妹。季賢又將娶洛州刺史元拔

女，並結託帝戚以為榮援云。

掃靜、徐義恭，並彭城舊營人。掃靜能為世宗典櫛梳，義恭善執衣服，並以巧便，旦夕居中，愛幸相侔，官敍不異。掃靜妻，義恭姊也，情相遺薄，室家不諧。義恭恒忿恨之，親經世宗，訴其欺侮。世宗以其左右，兩護之。二人皆承奉茹皓，亦並加接眷，而掃靜偏為親密，與皓常在左右，略不歸休。皓敗，掃靜亦死於家。義恭小心謹慎，謙退少語。皓等死後，彌見幸信，長侍左右，典掌祕密。世宗不豫，義恭晝夜扶侍，崩于懷中。靈太后臨政，義恭諂附元叉，又有淫宴，[7]多在其宅。為嘗藥次御，出為東秦州刺史。建義後，歷內外顯職。武定初，卒於驃騎大將軍、左光祿大夫。

趙邕

趙邕，字令和，自云南陽人。潔白明髭眉，曉了恭敏。司空李沖之貴寵也，邕以少年端謹，出入其家，頗給按磨奔走之役。沖亦深加接念，令與諸子游處。人有束帶謁於沖者，時託之以自通。高祖太和中，給事左右，至殿中監。世宗即位及親政，猶居本任。微與趙脩結為宗援，然亦不甚相附也。邕稍遷至殿中將軍，猶帶監職。

邕父怡，太和中歷郢州刺史，停家久之，以邕寵召拜太常少卿。尋為荊州大中正，出除征虜將軍、荊州刺史。怡乃致其母喪，葬於宛城之南，趙氏舊墟。以老乞解州任，遷拜光祿大夫，轉金紫光祿。卒，贈鎮東將軍、相州刺史。

世宗每出入郊廟，脩恒以常侍、侍中陪乘，而邕兼奉車都尉，執轡同載。時人竊論，號為「二趙」。以趙出南陽，徙屬荊，邕轉給事中、南陽中正，以父為荊州大中正，乃罷。轉長兼散騎侍郎、領左右、直長，出入禁中。復為荊州大中正。邕弟尚，中書舍人，出除南陽太守。怡辭荊州也，尚求解郡，與父俱還。未至京師，逆除步兵校尉。邕祖嶽舊葬代京，喪自平城還葬南陽，贈平遠將軍、青州刺史。

世宗崩，邕兼給事黃門，俄轉太府卿。出除平北將軍、幽州刺史。在州貪縱。與范陽盧氏為婚，女父早亡，其叔許之，而母不從。母北平陽氏攜女至家藏避規免，邕乃拷掠陽叔，遂至於死。陽氏訴冤，臺遣中散大夫孫景安研檢事狀，邕坐處死，會赦得免，猶當除名。自理經年，臨淮王彧時為廷尉，久不斷決。孝昌初卒。

侯剛

侯剛，字乾之，河南洛陽人，其先代人也。本出寒微，少以善於鼎俎，進飪出入。久之，拜中散，累遷冗從僕射、嘗食典御。世宗以其質直，賜名剛焉。稍遷奉車都尉、右中郎將、領刀劍左右，加游擊將軍、城門校尉。遷武衞將軍，仍領典御，又加通直散騎常侍。詔曰：「太和之季，蟻寇侵疆，先皇於不豫之中，命師出討。撫戎暴露，觸御乖和，朕屬當監國，弗獲隨侍，而左右服事，唯藉忠勤。剛於違和之中，辛勤行飪。追遠錄誠，宜先推敍。其以剛為右衞大將軍。」[8]後領太子中庶子。

世宗崩，剛與侍中崔光迎肅宗於東宮。尋除衞尉卿，封武陽縣開國侯，邑千二百戶。俄為侍中、撫軍將軍、恒州大中正。遷衞將軍，表讓侍中，詔不許。進爵為公，以給侍之勞，加賞散伯。熙平初，除左衞將軍，餘官如故。侍中游肇出為相州。剛言於靈太后曰：「昔高氏擅權，游肇抗衡不屈，先帝所知，四海同見，而出牧一藩，未盡其美，宜還引入，以輔聖主。」太后善之。剛寵任既隆，江陽王繼、尚書長孫稚皆以女妻其子。司空、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，頗竊侮之，云：「此近為我舉食。」然公坐對集，敬遇不虧。

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，為御史中尉元匡所彈，廷尉處剛大辟。尚書令、任城王澄為之言於靈太后，侯剛歷仕前朝，事有可取，纖芥之疵，未宜便致於法。靈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延儁、少卿袁翻於宣光殿，問曰：「剛因公事掠人，邂逅致死，律文不坐。卿處其大辟，竟何所依？」翻對曰：「案律邂逅不坐者，謂情理已露，而隱避不引，必須箠撻，取其款言，謂撾撻以理之類。至於此人，問則具首，正宜依犯結案，不應橫加箠扑。兼剛口唱打殺，撾築非理，本有殺心，事非邂逅。處之大辟，未乖憲典。」太后曰：「卿等且還，當別有判。」於是令曰：「廷尉執處侯剛，於法如猛。剛既意在為公，未宜便依所執。但輕勦民命，理無全捨，可削封三百戶，解嘗食典御。」[9]剛於是頗為失意。剛自太和進食，遂為典御，歷兩都、三帝、二太后，將三十年，至此始解。未幾，加散騎常侍。御史中尉元匡之廢也，太后訪代匡者，剛為太傅、清河王懌所舉，遂除車騎將軍，領御史中尉，常侍、衞尉如故。

及領軍元叉執政擅權，樹結親黨，剛長子，叉之妹夫，乃引剛為侍中、左衞將軍，[10]還領尚食典御，以為枝援。俄加車騎大將軍、領左右，復前削之封。尋加儀同，復領御史中尉。剛啟軍旅稍興，國用不足，求以封邑俸粟賑給征人，肅宗許之。孝昌元年，除領軍，餘官如故。初元叉之解領軍也，靈太后以叉腹心尚多，恐難卒制，故權以剛代之，示安其意。尋出為散騎常侍、冀州刺史、將軍、儀同三司。[11]剛行在道，詔曰：「剛因緣時會，恩隆自久，擢於凡品，越昇顯爵。往以微勤，賞同利建，寵靈之極，超絕夷

等。曾無犬馬識主之誠，方懷梟鏡返噬之志。與權臣元叉婚姻朋黨，虧違典制，長直禁中，一出一入，迭為姦防。又與劉騰共為心膂，間隔二宮，逼脅內外。且位居繩憲，糾察是司，宜立格言，勢同鷹隼。方嚴楚撻，枉服貞良，專任凶威，以直為曲。不忠不道，深暴民聽；附下罔上，事彰幽顯。莫大之罪，難從宥原，封爵之科，理宜貶奪。可征虜將軍，餘悉削黜。」剛終于家。永安中，贈司徒公。

剛長子詳，自奉朝請稍遷通直散騎侍郎、冠軍將軍、主衣都統。剛以上谷先有侯氏，於是始家焉。正光中，又請以詳為燕州刺史，將軍如故，欲為家世之基。尋進後將軍。五年，拜司徒左長史，領嘗藥典御、燕州大中正。興和中，驃騎將軍、殷州刺史。還朝，久而卒。

## 鄭儼

鄭儼，字季然，滎陽人。容貌壯麗。初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，因緣為靈太后所幸，時人未之知也。遷員外散騎侍郎、直後。靈太后廢，蕭寶夤西征，以儼為開府屬。孝昌初，太后反政，儼請使還朝，復見寵待。拜諫議大夫、中書舍人，領嘗食典御。晝夜禁中，寵愛尤甚。儼每休沐，太后常遣閹童隨侍，儼見其妻，唯得言家事而已。與徐紇俱為舍人。儼以紇有智數，仗為謀主；紇以儼寵幸既盛，傾身承接。共相表裏，勢動內外。城陽王徽微與之合，當時政令歸於儼等。遷通直郎、散騎常侍、平東將軍、武衛將軍、華林都將、右衛將軍、散騎常侍、中軍將軍、中書令、車騎將軍，舍人、常侍如故。肅宗崩，事出倉卒，天下咸言儼計也。尒朱榮舉兵向洛，以儼、紇為辭。榮逼京師，儼走歸鄉里。儼從兄仲明先為滎陽太守，至是，儼與仲明欲據郡起眾。尋為其部下所殺，與仲明俱傳首洛陽。子文寬，從出帝歿關西。

## 徐紇

徐紇，字武伯，樂安博昌人也。家世寒微。紇少好學，有名理，頗以文詞見稱。察孝廉，對策上第，高祖拔為主書。世宗初，除中書舍人。諂附趙脩，遷通直散騎侍郎。及脩誅，坐黨徙枹罕。雖在徒役，志氣不撓。故事，捉逃役流兵五人，流者聽免，紇以此得還。久之，復除中書舍人。太傅、清河王懌又以文翰待之。及領軍元叉之害懌也，出為雁門太守。紇稱母老，解郡還鄉。至家未幾，尋入洛，飾貌事叉，大得叉意。及叉父繼西鎮潼關，以紇為從事中郎。尋以母憂歸鄉里。

靈太后反政，以紇曾為懌所顧待，復起為中書舍人。紇又曲事鄭儼，是以特被信任。俄遷給事黃門侍郎，仍領舍人，總攝中書門下之事，軍國詔命，莫不由之。時有急速，令數友執筆，[12]或行或臥，人別占之，造次俱成，不失事理，雖無雅裁，亦可通情。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、琅雅王誦並稱文學，亦不免為紇秉筆，求其指授。尋加鎮南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黃門、舍人如故。

紇機辯有智數。當公斷決，終日不以為勞。長直禁中，略無休息。時復與沙門講論，或分宵達曙，而心力無怠，道俗歎服之。然性浮動，慕權利，外似謇正，內實諂諛。時豪勝己，必相陵駕；書生貧士，矯意禮之。其詭態若此，有識鄙薄焉。

紇既處腹心，參斷機密，勢傾一時，遠近填湊。與鄭儼、李神軌寵任相亞，時稱徐鄭焉。然無經國大體，好行小數，說靈太后以鐵券間尒朱榮左右，榮知，深以為憾，啟求誅之。榮將入洛，既克河梁，紇矯詔夜開殿門，取驊騮御馬十匹，東走兗州。紇弟獻伯為北海太守，獻伯弟季彥先為青州長史，紇使人告之，亦將家南走。羊侃時為太山太守，紇往投之，說侃令舉兵。侃從之，遂聚兵反，共紇圍兗州。孝莊初，遣侍中于暉為行臺，與齊獻武王督諸軍討之。紇慮不免，說侃請乞師於蕭衍。侃信之，遂奔衍。文筆駁論數十卷，多有遺落，時或存於世焉。

史臣曰。〈闕〉

校勘記

↑ 都曹尚書曹百僚之首　按上稱「領都曹，為尚書令」，下稱「都曹尚書令可權記」。這裏「尚書曹」疑當作尚書令。

↑ 語在常景傳　按今常景傳〈卷八二〉以北史補，不載其事。

↑ 滋水沒川之彥　冊府卷五三〇〈六三三四頁〉「滋水沒川」作「丘樊林藪」。按「滋水沒川」未詳，或有訛字，冊府恐是以意改。

↑ 趙郡南欒人也　按卷一〇六上地形志上，南欒屬南趙郡，「南」字不宜省。

↑ 為齋帥　諸本「齋」作「齊」。按下文作「齋」，「齋帥」屢見本書，又見隋書卷二

七百官志中。「齊」字訛，今改正。

↑ 始琛及李憑等曲事於脩　諸本「憑」作「馮」。按卷六八甄琛傳、通鑑卷一四五〈四五三五頁〉作「憑」。「馮」即「憑」本字，今統一作「憑」。

↑ 又有淫宴　北史卷九二茹皓附義恭傳「又」作「叉」，這裏「又」當是「叉」之訛。

↑ 其以剛為右衞大將軍　墓誌集釋侯剛墓誌〈圖版二四九之二〉稱「延昌元年，進右衞將軍」。按此時左、右衞將軍不見加「大」之例，下文說「熙平中，除左衞將軍」，也不加「大」，這裏「大」字當衍。

↑ 解嘗食典御　諸本「嘗食」作「尚衣」，北史卷九二侯剛傳作「嘗食」。張森楷云：「按前文剛只為嘗食典御，未嘗為尚衣，疑『尚衣』訛。」按侯剛本以善於烹調進用，下文說他「自太和進食，遂為典御，〈中略〉至此始解」。這裏作「尚衣」誤，今據北史改。

↑ 乃引剛為侍中左衞將軍　墓誌集釋〈圖版二四九之二〉稱「入居常伯，還領禁戎」，即指此次除授，集釋卷五以墓誌前文「延昌元年，進右衞將軍」當之，實誤，但引正光六年劉根造象，剛結銜作「右衞將軍」，證這裏「左衞」為「右衞」之訛，疑是。

↑ 將軍儀同三司　按「將軍」上無軍號。據上文稱「俄加車騎大將軍」，又云「尋加儀同」，疑本作「將軍、儀同如故」，後人改「如故」為「三司」。否則「將軍」上脫「車騎〈或驃騎〉大」三字。

↑ 令數友執筆　諸本及北史卷九二徐紇傳「友」作「吏」，獨百衲本作「友」。按作「吏」似是，但下舉黃門侍郎王遵業、王誦亦為紇秉筆，不得稱「吏」。今姑從百衲本。